


全民閱讀推廣手冊

徐雁主編


深圳出版發行集團
海天出版社

全民閱讀推廣手冊


深圳出版發行集團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民阅读推广手册 / 徐雁主编. — 深圳 : 海天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5507-0229-5

I. ①全… II. ①徐… III. ①读书活动—手册 IV. ①G252.17-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59251号

全民阅读推广手册

QUANMIN YUEDU TUIGUANG SHOUCHE

责任编辑 于志斌
责任技编 蔡梅琴
封面设计 书衣坊
书名题签 林公武
封底篆刻 杨靖华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518033)
网 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1001(批发) 83460397(邮购)
文字排版 深圳市海天龙广告有限公司 Tel:83461000
印 刷 深圳市华信图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45.25
字 数 770千
版 次 2011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1月第1次
定 价 136.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依靠阅读科学，推动全民阅读

·曾祥芹

2006年4月23日，当全球同庆第12个“世界读书日”的时候，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1个部门联合发出倡议，开展“爱读书、读好书”的全民阅读活动。它表明“全民阅读”已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成为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有机部分。

与此同时，在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阅读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王余光教授的倡议和推动下，于当年“4·23世界读书日”，在广东东莞正式成立了“中国图书馆学会科普与阅读推广委员会”，并邀请时任中国阅读学研究会的会长担任学术顾问，副会长徐雁、甘其勋分别兼任有关分支机构的主任、副主任等。这一举措启动了图书馆学与阅读学的学科联姻，宣示了阅读学研究的基础理论与图书馆阅读推广实践的组织联盟，标志着“汉文阅读学”在“全民阅读”的社会大舞台上“知”与“行”的进一步融合。这一整合，乃是我国阅读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此较当年年富力强的徐雁联络其学长王余光合作主编后来荣获第八届“中国图书奖”的《中国读书大辞典》（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有了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意义。而20多年来的持续努力，已奠定了阅读推广界“北王南徐”的坚实基础。

我认为，在“全民阅读”这一理念旗帜下，覆盖着阅读客体、阅读主体、阅读本体三个重要领域，凸现了“大阅读”观的时代价值。

作为阅读对象的“书”，从媒体看，不外乎“无字书（Wordless-Book）”、“纸本书（Paper-Book）”、“电子书（Electronic-Book）”3类。与人类五千年文明史同龄的“无字书”（自然和社会的万事万物之理）是比喻意义上的读物；具有上千年历史的纸本书（含报纸、杂志等纸质文献）和只有数十年历史的电子书（含网页、软件）是本体意义上的读物：这3类书涵盖了“书”的演变史，构成了阅读的“外



▲中国阅读学研究会名誉会长，河南师范大学教授曾祥芹

宇宙”。其形体和内涵的丰富多样，给我们提出了“多读书”和“读好书”的阅读推广任务。

作为阅读主体的“人”，是包含广大工、农、兵、学、商、政、教、科、文、卫等各种职业成员在内的读者。这个庞大的阅读群体涵盖了学龄儿童、青少年、壮年、中老年各个年龄层次的读者。因此，“全民阅读”的本质意义在于“全社会成员的阅读”和“全人生过程的阅读”。

作为阅读技法的“读”，承继叶圣陶所分的“念诵、默诵、目治”之说，也不外乎“精读、略读、快读”三种。“精读法”主要追求阅读深度，只有进出文本，跨越读者与文本、与作者、与世界、与自我的四重视界，神游阅读的“内宇宙”，践行“解文、知人、论世、察己”的“读书八字经”，才有资格称为“深阅读”。“略读法”主要追求阅读广度，“快读法”则主要追求阅读速度。

一个现代人必须养成读书、阅网、观景三结合的阅读生活习惯。这个良好阅读习惯最好在少儿的学龄阶段形成，才可望持之以恒。这个阅读习惯的诀窍在于学会“精读纸本书”，并“快读电子书”和“活读无字书”。其中，“精读纸本书”是基础，必先打好这个底子。

树立了阅读的“外宇宙”、“内宇宙”观和“全民阅读”观，我们才能扩展阅读时空，克服阅读偏见，认同“阅网”、“观景”也是“读书”的“大阅读”理念，恪守“业务读文章，业余读文学”的社会阅读常规，形成自幼到老的终身阅读习惯。

阅读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阅读科学和阅读学科在于揭示共性规律，以求“推广”；阅读艺术则在于体现个性风格，忌有“样板”。健康的阅读理念和方式要推广到“全民”，当务之急不是欣赏别人独有的阅读艺术，而是学习和掌握可以共通公用的阅读科学成果。正是从阅读理论和阅读实践相结合的意义来说，“图书馆学”与“阅读学”两个学科，“阅读学研究会”与“阅读推广委员会”两个学会，应该在全民阅读推广的社会大舞台上分工合作，各擅胜场。“图书馆学”与“阅读学”本是血脉相系的两个姊妹学科。

“图书馆学”侧重研究阅读客体（读物、环境、时间），经历了从“经验型图书馆学”到“学院派图书馆学”再到“现代图书馆学”的发展过程，如今要进一步建设“学习型图书馆”，就是要为全民阅读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使之变成活跃的“阅读生态园”，而决不能让图书馆沦为沉睡的“文献博物馆”。

“阅读学”侧重研究阅读本体（原理、技法、应用），建设中华民族化的现代阅读学，就是要为全民阅读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决不让“汉文阅读学”锁入“象牙塔”，脱离“科学图书馆学”，脱离“网络阅读”和“观景阅读”实践，而要充分开发阅读主体的潜能，使阅读科技转化成激励阅读情志、引导阅读航程、提高阅读效率的阅读教育工程。

当前“创新型国家”的核心是建设“学习型社会”，而“学习型社会”的坚厚之基在

于建设一个“书香社会”，因为阅读是“学习之母”，而读书与学习从来是密不可分的。如今，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达，中国的网民和手机用户均已超过5亿，居世界第一；随着交通的发展，旅游人群也在与日俱增。他们正用“纸书阅读”、“网络阅读”、“手机阅读”和“旅游阅读”促进着“大阅读”的社会化，而让我们深切体验到“全民阅读”的新时代风貌。但在另一方面，生活节奏的空前加速，也让“爱‘悦读’、恶‘苦读’，喜‘轻读’、怕‘攻读’，只谈‘文学阅读’、不论‘文章阅读’”这种“时代阅读病”，愈来愈严重地侵袭着我们的精神世界，因此积极探寻“健康阅读”之道，重构书香飘逸的“精神家园”，也就成为我们所面临的一个紧要的时代课题。

早在2003年，作为知名教育家、全国政协委员的朱永新教授，就曾创意呼吁我国应尽快设立“国家阅读节”，并建言各级公务人员要“少一点烟酒味，多一些书卷气”。他从2006年起，倡议设立了“苏州读书节”。2009年底，《中国新闻出版报》在北京发布“2009十大促读力”代表，赢得中国文明网（www.wenming.cn）等大量媒体广泛关注。该报《读周刊》编辑部认为，“民族的精神力量来自阅读”。在“过去的10多年中，在信息海量而复杂的网络世界里，一边是出版繁荣、新书每年大量增长；一边是人们面对书海，无所适从，深度阅读锐减。在这样的背景下，阅读推广者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盘点2009年，《读周刊》编辑部推出10个代表阅读推广势力的机构和个人，他们所起的作用对改善国民阅读的状况也许只是杯水车薪，但他们在社会上所做的努力和坚持是我们向其投注目光的理由。”为此，发表了“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阅读的水平、一个没有阅读的学校永远都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然是美丽的城市”等名论的朱永新，与倡言“不信书香唤不回”，组织策划并主编出版了《华夏书香丛书》、《读书台笔丛》、《书林清话文库》等近十套书系，被评价为是“国民阅读活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在如何开展国民阅读的理论探索和现实实践方面，均颇有建树”的徐雁等，榜上有名。

如今，由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江苏省图书馆学会阅读与用户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会长徐雁集结其业内同好和门内之士编成的这部《全民阅读推广手册》，科学布阵九大单元，既有给力人生的阅读智慧，又有给养心灵的“阅读疗法”，既有积淀丰厚的藏书文化，又有精彩纷呈的都市阅读，并且介绍了阅读机构、导读书目、读书媒体，以及方兴未艾的数字化阅读等有关方面的内容，不仅总结了阅读学的传统理论和成熟经验，而且展示了阅读实践的新方法和新进展，乃是一部开卷释疑、读之益智的重要工具书。相信它的问世，将为任重而道远的全民阅读推广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 阅读，请到图书馆来……

· 吴 晞

阅读是最为重要的人类文明活动之一。从人类个体来看，阅读贯穿每个人生命的始终。人之所以为人，阅读能力和阅读行为无疑是一种本质性的特征。

当今的图书馆，尤其是公共图书馆，人称市民的“大书房”，都市的“第三空间”。在推动“全民阅读”、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时代潮流中，图书馆有着极为重要的社会作用。图书馆琳琅满目的藏书，敞亮优雅的阅读环境，及其举办的种种公益性读书活动，将会使人们更爱读书、更会读书，多读好书、善读好书，从而提高素质和教养，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文明社会。这应当是徐雁教授召集其门生同道共同编撰本书的基本宗旨。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图书馆是一个理想的阅读场所。至今还没有其他机构能够在这一人文功能上取代它。因为只有图书馆，才具有完备的文献资源保障体系，才能为人们提供全面系统的文献服务；也只有图书馆，才能领略到相对完整的科学知识体系和全部的人类文化遗产。曾经有不少人问过我：图书馆和书店有什么不同？在某些人（也包括一些政府文教机关主管官员）眼中，图书馆只是茶余饭后的文化休闲场所之一，和书店、影剧院、文化馆、公园广场等，没有什么大的差别。许多城市的公共图书馆与书店往往建在了一起，就是实例。

实际上，图书馆有着比文化休闲更为重要的社会文化功能，即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全面、完备而系统的文献资源保障，并承担起文明传承的历史使命。这样的文献功能和文化使命，书店是否能够担当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书店大多只能提供近年来出版的图书，甚至只愿供应有销路的新书。要想全面阅读某一学科的文献，要系统掌握一个领域的专门知识，那只有选择利用图书馆。

那么，凭借个人的收藏能否实现这样的人文功能呢？应该承认，历朝历代的私家藏书曾



▲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主任，深圳图书馆馆长吴晞

经起到过非常积极的历史作用，为文化传承、文献保存和文献研究做出过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许多重要的学术成果也是以此为依托完成的。但毕竟时代不同了。现在有些朋友热衷收藏书刊，乐此不疲，我常常坦率地告诉他们：“雅好”可以，但不大可能凭此解决重大课题。远在2000多年前的古代社会，孔子还要“问礼”于“周藏室”，亚里士多德还要借助“学园图书馆”。可以说，面对今天的出版量和社会信息量，凭借个人的力量已经不可能建立起完备系统的文献收藏，只能依靠社会化的分工，也就是依靠图书馆以及其他的文献机构。这就有一个是否会用图书馆、善用图书馆的问题。大多数文献只有图书馆才能够提供。同时，还要善于利用馆藏目录、联合目录、检索平台等，当前尤其要善于掌握各种文献资源的远程利用能力。

我坚定地认为，数字化文献是未来阅读的趋势，也是图书馆馆藏资源发展的前景。从历史上看，人类使用过竹、木、帛、石、纸莎草、贝、叶、泥版、青铜、陶瓷乃至兽皮等来画图记事，直到后来才普遍使用纸张。在使用这些图文载体的时候，人类的文明都曾有过辉煌发展，如“纸莎草时期”的古埃及文明，“泥版文书时期”的两河流域尼尼微文明，“简策时期”的中国先秦两汉文明。而人们后来之所以选择纸张作为文献载体，原因在于其廉价易得，便于传播。而数字化文献是一种比纸质更便捷、更廉价的当代文献载体。

但与此同时，我们仍不可忽略和轻视传统纸质文献的作用。现实情况是，当前社会上纸质文献资源还极为丰富，如果忽视这些文献，就会造成文献的缺失。目前在多数情况下，数字化文献和纸质文献在内容上还不能完全互相替代，或者说纸质文献还没有被数字化文献完全取代。从馆藏文献使用情况来看，读者对纸质文献的需求还很大，为此国内外多数图书馆采取的是传统文献资源和数字化资源并重的方针。因此一个人无论从事什么职业，持有何种阅读观念和阅读习惯，充分利用好图书馆的阅读平台，都会是一种最佳的选择。

阅读之学，见仁见智；读书之道，和而不同。本书主编徐雁教授多年来从事中国图书文化史研究，他从中国藏书史入手，如今推衍到中国古旧书业史的研究，由科学出版社先后编辑问世的《中国旧书业百年》和《中国古旧书文化史》，深得读书、藏书界人士的喜爱。他多年来策划主编的《华夏书香丛书》、《读书台笔丛》和《书林清话文库》等数十种，亦无不以藏书求趣、开卷益知为宗旨。相信本书将为当前的全民阅读推广工作，提供理论方法和科学实践上的知识给养。

徐教授作为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的副主任，不仅与我有上世纪80年代初同学燕园之谊，更是我在当今全国阅读推广工作方面的搭档。他在成书之际，雅函索序，自是义不容辞。故就我业务实践中体会较为深切者，略叙如上。是为序。

■ “书爱众香薰”：全民阅读推广的时代使命

·徐 雁

“花香何及书香远，美味怎比诗味长？”每年的9月28日，相传是中国古代教育家、思想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前551—前479）的诞辰纪念日。人们之所以要如此深切地表达对孔夫子的追怀之情，是因为他曾经理性地为我们指明了人生进取的一个大方向——学习。

关于学习，他有“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的教训之谈，有“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的引导之语，有“学如不及，犹恐失之”的实践之行，更有“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警醒之辞……那么，什么是“学”，什么是“习”，而“说（悦）”和“思”又是孔夫子所期待的怎样一种境界呢？

诚然，“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王充《论衡》）。在古代中国，所谓“学”，本意是指人类技艺传授之所，而“习”则是指年轻的学子们把学到的知识，在生活实际和生产实践中反复进行应用性练习的一种过程。因此，孔门弟子曾参才把“为人谋而不忠”、“与友交而不信”和“佳师学而不习”，作为每天自我反省检讨的内容。可见在“学习”一词中，包含着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客观知识与主观知识相结合的学理，更包涵着知与行合一的深刻哲理。因此，“敏事慎言”、“学而时习”、“学而成思”之法，是人生进取的唯一正确的方法。

诚然，通过传习、复习、实习，把前人的经验和教训、技能和知识，转化成为自己的本领和才干，更可以在转化过程中习惯而成自然，进而达到得心应手、胜任愉快的境界。因而学富五车、出口成章之士，学以致用、历练有余之人，历来受到人们的赞许和称道。而“习非成是”、“习焉不察”、“习与性成”



▲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会长，江苏省图书馆学会阅读与用户工作委员会主任，南京大学教授徐雁

等等中国古代成语，与其说是圣哲的智慧结晶，毋宁说是凡人的教训总结。而它们所想要告诫于世人和来者的，无非是学习过程中应予警惕的规律性问题。

一、精彩纷呈的海内外全民阅读推广组织与活动

“自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明智之士，以读书为本”（培根《论学习》）。可见学习之道，阅读之理，古今中外同一。1955年1月1日，成立于美国特拉华州纽瓦克（Newark）的国际阅读协会（International Reading Association，简称IRA），就是为了提高人们的阅读水平，倡导终身阅读的良好习惯，并鼓励人们开展阅读问题研究的一个国际性组织。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6届大会，更曾把1972年确定为“国际图书年”（International Book Year），旨在宣传图书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巨大作用，促成人们读书习惯的养成，以协力建设人人爱书、个个愿读的“阅读社会”（Reading Society），他们为此提炼出来的一个行动口号是：“书为人人”（Books for All）。

1967年，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nternational Board On Books For Young People，简称IBBY）把丹麦童话大师安徒生的诞辰日——4月2日，确定为“国际儿童图书日”，以唤起人们对于读书的热爱和对儿童读物的关注。诸如“一本书正等着你，找到它！”等活动主题，都曾化为有关各国大力倡导童书阅读推广的行动。

早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每年的4月23日都要欢度一个传统节日“圣乔治节”。因为在当地的民间传说中，有一位名叫乔治的勇士，曾在深山老林里见义勇为，奋身屠龙，成功地救护了受困的公主，后来他获得了公主回馈的一本书。此后，书籍就作为知识与力量的象征，相沿成习为当地居民在这一天彼此赠送书籍和回赠玫瑰花的美俗。

因缘巧合的是，这一天还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著名文学家塞万提斯（1547—1616年），英国杰出剧作家、人文主义诗人莎士比亚（1564—1616年），秘鲁诗人加尔西拉索（1503—1536年），以及莫里斯·德鲁昂（法国作家）、拉克斯内斯（冰岛作家）、曼努埃尔·梅希亚·巴列霍（哥伦比亚小说家）等人的逝世或诞辰纪念日。于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5年11月15日于巴黎召开的大会上，确定每年的4月23日为“世界图书与版权日”（在我国习称为“世界读书日”），以此致敬于给社会带来知识和力量的书籍及其作者，并鼓励人们尤其是年轻人，要善于在生活中积极发现“读书之乐”。

20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创意性地启动了“世界书都”（World Book Capital）遴选项目。依据该计划，每年世界上将有一座获选城市以“世界书都”的名义，组织各种主题活动以传颂和弘扬人类的图书事业。该活动以一年为期，在当年4月23日拉开序幕，于翌年的4月23日结束。如今，已先后评比颁授了西班牙马德里（2001年）、埃及亚历山大（2002年）、印度新德里（2003年）等十个传统深厚、书香浓郁的城市为“世界书都”。

无独有偶，在中国阅读学研究会（China Reading Association，简称CRA）的具体组织下，自2010年开始，江苏常熟古里、江阴，浙江慈溪、海宁等读书人和藏书家辈出之地，先后被颁授“华夏书香之乡”的荣誉匾额。

春有百花秋有月，春秋最是读书天。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出了“走向阅读社会”的号召之后，关注阅读活动，扶植阅读文化，日渐成为世界各国的理性行动。其共同的一个特点是，图书馆绝非坐等读者前来借书、还书和阅书之地，而是千方百计地创意和策划丰富多彩的书文化活动，以促进人们的文献情意和文化素质的提升。

在“世界上出书量最大的国家”——美国，多年来，先后启动过“美国阅读挑战”、“阅读优先”和“暑期阅读之乐”等社会行动。1958年3月，美国华盛顿举办了全国性的“图书馆周”活动，“读50本书”、“尽你所能阅读的……”、“读书使你进步”等，都曾成为其鼓励全民阅读的主题口号。自1979年开始，更以每年9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作为“纽约读书节”的起始日。1987年则被美国国会图书馆图书中心确立为“读者年”。而自1996年4月开始的全美“诗歌月”的文化创意，则源自1948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著名诗人T·S·艾略特（1888—1965年）所称“四月是最令人痛苦的一个月”。美国诗歌学会认为，以这一时段展开全国性的“诗歌月”活动，足以吸引诗人和广大学生的参与，多少冲淡一些当月的“忧郁气质”，让四月的生活也能充满诗意和哲理的光华。

法国以每年3月为全国性的“图书与阅读月”，并在1989年首次举办了“法国图书节”活动。此后，每年10月14至16日，作为国家所倡导的“阅读狂欢节”，鼓励读者通过阅读与别人的思想相遇，分享书籍之美和阅读之快，以及文字书写与文学创作之乐，并吸引平时因种种原因疏远了书本的人，向书林学海回归，重建对书和阅读的兴趣。其中最受民众和孩子们欢迎的是，在首都巴黎和外省大都市中举行的以文学与美食为主题的“书宴”，其中一个有趣的节目是，在各地的室内菜场或露天集市上，安排职业演员吟诵阿皮修斯、拉伯雷、柯莱特或卡恩·布列欣等名家作品中描写美食佳肴的片段。1994年至1997年任法国国家图书馆馆长的巴黎大学历史学教授让·法维埃，曾针对“电子出版物等高科技产品将取代图书，因此不再需要图书馆了”的议论，发表见解道：“（我）自己家里有许多好唱片，可是依然常去参加音乐会……不能认为将来人们在家里可以用电脑办理一切，就再也不用出门了。”他认为，即使在更加现代化的未来，公共图书馆依然会让公众们流连忘返。

俄罗斯民族素有家庭藏书的古老传统，而读书则长期被认为是一种高尚的精神享受。据说，其家庭书房的藏书总量曾经超过公共图书馆藏书总量的十倍以上，户均藏书近300册。但随着时代的变换，俄罗斯人的家庭藏书意识和读书习惯却在不断消失，为遏止这种“人文灾难”的蔓延，俄罗斯政府制订了《民族阅读大纲》，并在2006年出台了一个“培养读者兴趣，鼓励年轻人读书”的国家项目，将2007年确定为“读书年”，通过媒体公益广告加以宣传推广。但他们在实践中也深刻认识到，要重建爱书、藏书和读书的传统，任

重而道远。

在大声喊出“读好书就是同高尚的人谈话”的文豪歌德（1749—1832年）的家乡德国，从来就有刻意培养儿童阅读习惯的优秀家教传统。当1984年的一天，著名作家萧乾（1910—1999年）参观一家市立图书馆时，他曾惊讶地发现，在一间馆室里，竟然全是三五岁的娃娃们在乱翻着各式各样的图画书。原来年轻的母亲们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馆里来，就是为了“早早地就培养起孩子们对书的爱好”^[1]。自2006年起，在德国的一些地区，孩子一出生，就会得到当地公共图书馆赠送的“阅读礼包”，内装以塑料、木质乃至布料为质地的“玩具书”，以开发和陶冶其“书籍情意”，从而引领其走进真实的书籍世界。

英国鉴于儿童阅读能力日渐退化之忧，提出了“举国皆为读书人”的目标，并确立1998年9月到次年8月为“英国阅读年”，并在“阅读年”主题活动结束后，将“读我”（read me）的口号可持续地衍变成了“续读”的倡导。而英国的小学生们在“世界读书日”活动期间所收获的“阅读礼包”，常常令他们惊喜异常，因为其中往往会有一本书，一张精美的写有“世界读书日快乐”字样的贺卡，以及各种色彩斑斓的贴画和最新的荐读书目等。

在东邻日本，也早有“图书节”、“读书周”、“图书馆周”以及“儿童读书周”等种种活动，更曾以2000年为“儿童阅读年”。2001年，又在《儿童阅读推进法》中指定每年的4月23日为“儿童阅读日”。

在我国，伴随着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步伐，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先后创刊了《读书》、《书林》、《博览群书》、《中国图书评论》、《书城》、《书屋》、《书与人》杂志，以及《文汇报读书周报》、《中国图书商报》、《中华读书报》和《图书馆报》等杂志、报纸，引领了一代人的读书生活。1982年发起于上海的“振兴中华”读书活动，更曾如火如荼地持续多年。1991年5月，在著名语言学家、语文教育家张志公先生（1918—1997），以及知名学者董味甘、曾祥芹等人的倡导和筹组下，成立了中国写作学会阅读学专业委员会，并以“中国阅读学研究会”的名义，被国际阅读协会（IRA）于2005年批准吸纳为团体会员，共同参与人类阅读基础理论研究和社会阅读推广活动。

1997年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国家教委、国家科委、广播影视部、新闻出版署、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九个部委共同发出了《关于在全国组织实施“知识工程”的通知》，提出了以“倡导全民读书，建设阅读社会”为主题的“知识工程”，成为以发展公共图书馆事业为手段，以倡导读书、传播知识、推动社会文明与进步为目的的一项社会文化系统工程。三年后，全国知识工程领导小组把每年的12月确定为“全民读书月”。2004年，又将“全民读书月”活动交由中国图书馆学会负责承办。从此，全国各地由当地公共图书馆组织举办的阅读推广活动，呈现出日益丰富多彩的局面。

二、优良的“阅读技能”是人类一切创新思维的源泉

虽然跨越了时间的长河，历史的天空发生了太多的人文内涵和技术形态的变换，教育的手段、知识传播的方式也早已革了故翻了新，但事实上，人类必须求知、仍应受教的教育文化的实质丝毫没有改变。虽然图书馆的收藏内容已经多元化了，可它作为人类知识宝库和科学文化传播机关的社会职能并没有什么本质性的改变。

但在以信息网络化为基础的大众传播时代，信息的海量涌动、知识的天量增长，以及信息与知识的网络化传递速率，确实也让今天的我们倍感困惑和焦虑：这些信息流、知识潮，对于我们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意味着什么？它们将引导我们干什么，到哪里去？尤其是，我们在现时代应如何客观理性地面对它们，把信息转化成为知识，再把知识升华成为引领人们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智慧？

要切实求解这一系列在现实中令人困惑的问题，缓解对于未来世界的焦虑，关键在于继续深入学习，积极探索未知，而学习和探索的坚实基础，则是努力改善人们的阅读，进一步提高思考力和创新力。

孔子在《论语》中认为：“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他自我评价说非“生而知之者”，而是爱好古典，“敏以求之者”。而据美国认知神经专家的研究，一个人生来是不会识文断字的，“阅读技能”乃是经由后天人类社会的训练，才能获得的一种文化行为能力，它并不能够像“语言技能”那样，通过基因来代代相传。而“阅读技能”，正是人类一切创新思维的源泉。或如英国哲学家、经验主义的创始人约翰·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年）所说：“只有思考，才能把所学的书本知识变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

美国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儿童发展学教授玛丽安·伍尔芙（Maryanne Wolf），兼任着该校阅读与语言研究中心主任。她在专著《普鲁斯特与鱿鱼：阅读大脑的故事与科学》中，主要描述了自从各种文字系统发明以来，人类大脑进化和发展的历程，并探讨和描述了“阅读大脑”的进化轨迹。

她指出，“每个人都必须从无到有，经过学习才能阅读。人类之所以能够阅读，是由于人脑的可塑性”。从神经细胞变化的角度来看，一个阅读中文的人与一个阅读英文的人，其大脑细胞之间的联系是不尽相同的，因此，阅读中文的人就会培养出一个“中文阅读大脑”，而阅读英文的人则发育出了一个“英文阅读大脑”。有意思的是，这种能力还具有愈用愈能、愈用愈善的成长性。因此，现代人“不仅是所读图书的产物”，而且“也是阅读方式的产物”，正是基于识文断字的持续阅读行为，才形成了今人的“阅读大脑”，并反过来“增进了个人的智力，增进了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智能水平”。她认为：

阅读有两个阶段：“学而读”和“读而学”。在学而读，即学习阅读技能的阶段，大脑学习将各个与阅读有关的脑组织例如感觉、认知、语言、运动等脑系统联系起

来,使大脑获得一种解码的技能。这时一个人可以正确地阅读,但是速度不快。随着阅读继续深入,大脑的解码速度越来越快,最后达到几乎“自动”的速度。这个时候,大脑花在解码上的时间越来越少,而将更多的时间用于理解图书的内容和意义。当大脑的解码过程进入自动化,大脑便有额外的时间在阅读的同时,调动比喻、推理、类推等高级脑力活动,引入一个人所积累的感情和经验。这个时候,人脑就成为一个“阅读大脑”……

“阅读大脑”在读书时,能够超越书本的内容和作者的文字。当一个阅读大脑将图书里的视觉、听觉、语义、语法、思维的内容整合起来,读者就能够将所读内容与自己的思考和个人的经验联系起来(弹出音乐,而不是仅弹音符)。“阅读大脑”使阅读顺畅自如,毫不费力。同时,它让读者有思考的时间,边读边想,形成自己新的思维。

“阅读大脑”使读者“超越书本”,成为一个独立思考的探索者。在“阅读大脑”阶段,我们“读而学”,通过阅读来学习新知识。

因此,伍尔芙指出,形成“阅读大脑”的意义在于,“当一个人的大脑的各部分经过重新组合,学会了阅读,新的思想就会层出不穷。阅读和写作使个人智力日益复杂精密,从而不断积累全人类的智力。”而在初学阅读的阶段,一个人使用何种阅读媒介——印刷媒介、数字媒介或互联网,将决定这个人的大脑内部会形成何种新联系和新通道,对大脑最终的形态起决定性的作用。而今为她所忧虑不已的是,在数字化时代,人们的“阅读大脑”正在快速地改变成为一种“数字大脑”。这种“数字大脑”习惯了操纵电脑鼠标即时获得貌似全面的屏幕信息,但这些信息并不需读者付出一丝一毫的努力和独立思考,也不用读者超越作者的文字。许多年轻读者并非文盲,但是他们也许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流利读者”。她诘责道:“如果我们放弃‘阅读大脑’,代之以新一代‘数字人’坐在电脑前一动不动而形成的‘数字大脑’,我们所失去的将是什么?”

正是鉴于阅读纸质图书的传统习惯可以形成一个“阅读大脑”,而这种脑力结构又可以促进人类智力的成长,因此,伍尔芙郑重地提出建议说:“儿童应该首先阅读纸质图书,发展和形成一个‘阅读大脑’,然后再接触互联网,使用数字媒体。神经科学证明,‘阅读大脑’在读书时,会动用所有四个脑叶和两个半球里众多区域,去理解复杂的内容,并超越书本上的文字,产生新的概念和思想。互联网上的信息虽然内容广泛,瞬间可得,但并不等同于实实在在的知识。”

曾被美国《新闻周刊》誉为“新媒体先驱”的电脑工程师雅各布·尼尔森(Jakob Nielsen),多年来一直在属于自己的尼尔森与诺曼公司(Nielsen Norman Group)从事着网站的创新性设计与网页的有效性研究。他自1990年以来所从事的一个研究项目,是探究“网络阅读的特征,以及如何使网页最大限度地吸引读者”。其成果之一是揭示了当代“网络阅读”与传统“书本阅读”在眼球运动上的差别:

图书阅读是线性的，网络阅读是跳跃的；图书阅读是作者引导，网络阅读则由读者控制；图书阅读是叙述性的，网络阅读是读者寻找所需答案；图书阅读是完整的句子，网络阅读则是零散的片断。

于是，他在一份题为《网站用户如何阅读》的报告中，开宗明义地批评了“他们不读”的无情现实。因为在他的测试实验中，“只有16%的人是线性地、一字一句地阅读。其他人只是在网页上扫描浏览而已。网络这种环境迫使或者鼓励读者快速在网页上浏览，从一页跳到另一页”。通过另一个“眼球跟踪测验”，以及人们如何阅读推送到个人电子邮箱的“专业简报”（Newsletter）和“聚合资讯”（RSS news）的测试项目，他还发现，尽管接受者是基于个人和专业兴趣主动自愿地订阅了这些资讯，但他还是基本上没有改变“网络阅读”所形成的那种“习惯”，往往平均只花51秒钟的时间来“浏览”它们，而这根本就不能称之为“阅读”，因为“参与试验的人仅仅只看了19%的内容。他们主要的动作还是浏览。即使浏览，读者也基本不去浏览整篇简报，35%的时间里，读者只是扫一下简报的部分内容，或者只是瞅一眼而已”。

为此，他总结出了当代网络用户在阅读行为上的三个基本特征：

（1）人们不会在网上逐字逐句地阅读。他们只是扫描浏览，看看标题、内容提要，以及与他们要找的答案有关的句子和词汇。

（2）与报纸读者相比，网络读者更倾向于读浅显、简短的文字段落。

（3）对于那些阅读全页的读者，他们往往也仅吸收了75%的内容。

因而他作出的结论是：“网络适用于即时性、临时抱佛脚似的学习，让人快速找到某个信息或获得直截了当的答案”，而“线性的、叙述性的纸质图书适合深度教育”，“对图书而言，读者期待作者的引导，他们情愿跟着作者的思路走”，也就是说“印刷媒体适合深度学习新的概念，而人们没有耐心在网络上进行这种系统、宏观性的学习”。^[2]

美国太阳微系统公司（Sun Microsystems）创始人比尔·乔伊（Bill Joy）甚至指出，“互联网并不适合正规学习”，因为“在这个世界，‘创造性’有很高的标准”，要具备创造力和竞争力，成为一个好的工程师并不容易，首先得去学校读书，还要跟师傅学艺，要历经磨难。他提醒道：“不要以为三两个朋友喜欢你的作品，你就成功了……你尽可在网上开辟一片天地，引来一些欣赏者，但是这并不证明你就是一个好设计师，并不证明你就有足够的力量在这个世界获得成功”。他认为：“互联网可以有好的用处，但是拿电子游戏、博客和社交网站作教育工具，并没有将互联网用在正道。问题在于，如今谁都可以在网上发言和写作，结果事情就失去了质量优劣之分。”

总之，如何通过传统的书本阅读，来建立人的主体“意识框架”，从而掌握优良的“阅读技能”，用以搜取、分析、理解并进而利用人人都可从网络世界上便捷得来的信息，在推陈出新、革故鼎新、除旧布新的吐纳过程中别出心裁、自主创新，便成了一个现

代人在信息时代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命题。

“人是会思想的芦苇……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人应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是法国十七世纪科学家、思想家布莱兹·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 1623—1662年）在其哲学随笔集《思想录》中发表的名言。诚然，人类只有通过博览深思，学以致用，才能由阅读而“悦读”，在理解过去、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过程中，获得知识理性、文化理性和科学理性的指引，将社会建设得更加富足、更加文雅和更加美好，并在人性尊严的不断提升中，进一步去追求“诗意栖居”的理想境界。

三、《全民阅读推广手册》和《全民阅读参考读本》的编纂大旨

通过一个时期以来的阅读学研究和阅读推广实践，我个人认为，“全民阅读推广”至少应该包括如下三方面的基本人文内涵：

（1）对于社会群体来说，各行各业各阶层人员，都应该成为阅读推广的对象。为此，建议：一个现代化的都市，不仅要有以所在城市命名的地标式公共图书馆，而且要积极推广建设大量分布在城乡各个部位的，依据所在区域居民人群和文化消费特点而合理配置的“社区图书馆”或“乡村阅览室”。

（2）对于社会个体来说，阅读是一种人生全过程的阅读，要牢固树立“活到老，学到老”的终身学习精神。因此，不仅要建设好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儿童阅览区域，而且还应同步配置好老年读者以养生保健、精神休闲为主题的阅览区域。

（3）无论是公益性的图书馆，还是商务性的书店，都应对所藏、所销读物（无论是传统印刷型图书还是数字化图书资源）进行千方百计的全品种推广，殊途而同归，努力使所有图书资源都能为人们所消费。要善于通过各自的公益渠道和图书市场来引导人们通过阅读，汲取其中的信息和知识，并转化为人生实践的聪明才智。

为此，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公共图书馆在“全民阅读推广”工作中的中坚地位。经过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文献积累和藏书建设，至今图书馆书库中所拥有的用木版、铅印、电脑照相排版等各种方式方法生产的书、报、刊巨量文献，是先贤们接力式地层累而形成的巨大精神财富。它们依然是人们获得知识、学识和见识的重要载体，依然是教养人类成长、启迪人们心智的必要工具。因此，积极鼓励和热情指导公众阅读、大力推介和广泛宣传馆藏读物，就成为图书馆工作者一种任重而道远的时代文化使命。

“世慕昔贤境，书爱众香薰。”我们毋庸置疑，当代生活节奏的加快，交通的加速和通讯方式的便捷，在为人类提供种种便利的同时，不免强化了人生的竞争，倍增了社会生存的压力，而种种休闲娱乐性工具的网络化和精神迷彩化，更在大肆分割着人们有限的阅读时间。面对现实的种种困窘，常人不免在时代性的浮躁中，迷失精神家园的自我构建方向。而好书在握、目耕口读的传统方式，或足以让人入静于由白纸黑字、青灯黄卷所构建

的人文氛围之中。因此，一个社会越是现代化，家庭书房和作为都市公共书房存在的图书馆愈加显得必要，因为这里正是宁静神志的知识乐园，是澡雪精神的人文湿地。

二十多年来，我们已经深刻地感受到以网络、手机和iPad等电子阅读设备为载体的大众传播新科技，正不断快速地改变着知识文本的传统载体形式，一个以社会信息电子化和大众阅读多元化为特征的新文化、高科技时代，已经密切地系于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而且，随着信息复制和知识传播手段的日新月异，人类的阅读状态还将新颜迭出，令人目不暇接。因此，与时俱进如恐不及的心理焦虑，将会愈来愈强烈地搅扰人们的精神世界。但我们只要切实把握了学习的要义和阅读的精义，那就不会再惘然若失了。因为中外古今的历史已经无数次地证明，不断涌现的社会难题从来就没有难倒过不断开拓进取着的人类。而这也正是我们集结友生同好，着手编纂《全民阅读推广手册》和《全民阅读参考读本》二书的信念所在。

学习伴随人的成长，阅读促进人的成才。在成人的过程中成长，在成长的过程中努力成才，永远是人类社会的至高期待。北京大学教授王余光曾经指出：“今天，我们阅读，尤其是阅读传统经典，不仅是为了获取知识，而且是为了一个悠久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这或许是寻求一个完善、独立的自我与品格的最好途径。”^[3]笔者也曾提出：“读书问题，再也不是一个可以局限在象牙之塔中自我品味、修身怡性的事了，而是成为一项关系国计民生、关系到一个民族文明程度乃至在‘地球村’里各个国家之间综合国力争衡的重要标志。”^[4]

当前，或许我们还应更加真切地聆听并深刻地体会来自英、美人士的若干理性之音：

不久之前，任何稍微受过教育的人都会尊重学习，尊重教育，尊重我们的文学宝藏……阅读、书籍曾经是普通教育的组成部分。现在，长者与年轻一辈稍一交谈，就能感到阅读在教育中的重要，因为这些年轻人实在太肤浅了。

——英国文学家、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

信息并不是知识，信息不是诗歌，不是艺术，不是智慧。信息、事实、数据等等，它们的价值取决于我们对它们的理解，取决于使用者的判断力……知识不是从打印机里印出来的，也不能通过互联网随叫随到。知识来自阅读图书，来自经典名著。它来自优秀的教师，来自个人的努力，孜孜不倦的努力。

——美国传记作家、普利策奖获得者大卫·麦卡洛(David Mc Cullough)

电子书籍是传统书籍和电脑的融合体……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关键问题并不是书的版式的变化。关键是人们读了多少书，以及他们选择去读的内容。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可以预料的结果是，人们大多数的阅读都会在电脑屏幕上进行……问题不在于传送文字的媒介，而在于你是否选择去成为一个读书人^[5]。

——美国畅销书作家、《阅读致富》作者贝克·哈克斯(Burke Hedges)